

遜清廢皇下堂妾

林可如

皇室離婚祇此一次

從三皇五帝，以迄遜清宣統廢帝溥儀，中國就只有一個皇帝正式離婚過。

這個倒霉的離婚皇帝正是溥儀，他那次離婚不但通過律師，而且還鬧上法庭，其結果是離婚成了，還付了三萬大洋的贍養費。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一點是，溥儀那位下堂求去的太太，不是髮妻，而是侍妾、妃子，易言之，就是照例沒有法律地位的姨太太。

溥儀二十歲那年，他在一天之內，娶了兩個女人。兩個女人一般的都是十七歲，容貌也不相上下，祇不過，因為清宮裏的陋規多，開銷大，當一位末代皇后必須家裏很有錢。所以，頭一次被圈中的文綉，祇爲了家裏窮些，也祇有委屈爲妃。第二次圈中的婉容有個濶老子，她便升格爲后了。

那一天，是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宣統皇帝大婚，雖然，宣統只不過是個遜位的小皇帝，可是，北京城裏，仍舊大大的熱鬧了一場。北洋總統徐世昌，還曾懷中華民國之慨，送了八萬現大洋的賀禮，還派出了大隊軍警，充當儀

衛。

短暫三年之內，滿清故宮裏的變化可真大，十三年直奉二次戰爭，直軍第三路總司令馮玉祥臨陣倒戈，回師襲佔北京，段祺瑞當上了臨時執政，馮玉祥竟見財起義，趁火打劫，把溥儀和故宮裏的上下人等，一概趕出了故宮。溥儀被「掃地出門」，幾於傾家蕩產，他先逃回本生父攝政王載灃的家裏，再潛入日本公使館，接受日本人的保護，最後則在日本人的安排之下，由北京遷往天津，住在日本租界的張園。

也就在張園賃屋而居的那一段時期，安全威脅解除，生活日趨安謐。三個大孩子：——溥儀和皇后婉容，封爲「淑妃」的文綉，開始吃喝玩樂，儘情揮霍，學洋派，找樂子，大把大把的洋錢往外花，很過了一陣逍遙自在的生活。

俗語不是說：樂極生悲嗎？溥儀、婉容和文綉，也同樣的逃不過這個鐵律。外在方面，日本侵略越來越急，東三省風雲瞬息萬變。內在呢，則三個大孩子開了竅，開始有了家室之樂，過起感情生活。溥儀左擁右抱之餘，就難免引起了醋海風波。

婉容是名門閨秀，大戶人家出身的滿州姑奶

奶，自小便受嬌縱，吃喝玩樂，無一不精，她仗着自己家裏有的是錢，又復是貴爲皇后的身份，在她的眼眶子裏，文綉的地位是卑不足道的。

可是，文綉也有文綉的想法，想當初，宣統皇帝要選皇后了，八旗淑女都拍了照片去，任由宣統挑選。宣統確是一眼就選中了她的。大清末代皇后分明應該由她當，不料，幾位太妃意見不一，有人嫌她家貧，硬把皇后讓給了婉容，反叫文綉屈爲淑妃，她打從心眼裏不服氣。因此，她對婉容始終存有深切的反感。

熬酸吃醋，原是人天性之一，問題在於一個人的修養，是抑制，還是放恣。婉容和文綉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又復是十七歲便嫁出門的。婉容嬌縱，文綉鬱憤，這兩個女孩子只要找到一個決口，滿腔的情緒，就會一發不可收拾的發洩出去。

眼跟前就有大好機會，兩名少婦，共同擁有一個丈夫——宣統皇帝，也不過是個一二十歲，初省人事的大男孩子。

妻妾不和難為廢皇

起先，是在物質方面起的相爭，溥儀有的是

錢，婉容最愛虛榮享受，她和溥儀一樣，見了什麼新奇有趣的東西都要買，窮奢極侈，一擲千金無吝色。上自珠寶巨肆，下迄布莊食堂，每天捧着大包小包送貨的相率而來，絡繹不絕。這種信手揮霍的作風看在文綉的眼裏，基於爭取地位平等的心理，她當然要起而做，跟婉容皇后肩齊。於是你逛街我也逛街，妳訂貨我也訂貨，妳不惜花費我也不惜花費，妳大買特買我也大買特買。溥儀的妻妾二人，把買東西亂花錢當做了相互競賽，溥儀出身帝王之家，少不更事，從來不知艱難困苦，他只是看了覺得有趣，然而，故宮的開支却因而越來越多了，惡性競爭式的狂買，猶在方興未艾。

從妻妾二人賭賽似的買東西，漸漸的又演變成爲夫妻床第間的爭風吃醋，演變到此一地步問題就相當的嚴重了。二十歲的青年男女，既然都結了婚，「男貪女愛」是很難免的，三口子在白天裏因「爭風」而尷尬，夜晚又要爲「爭寵」而氣惱，經年累月，天長日久，這個日子就很難受了。

一般說來，婉容的醋勁兒還遠比文綉爲大，她始終仗着自己是嫡妻，是皇后，毫不顧及文綉應有的地位和權利。但凡文綉就在溥儀身邊，婉容便絕不容情的抹下臉來，凜如冰霜，愛理不理，尤其在這個時候，她還要給担心駭怕，兩頭不討好的溥儀氣受，風言風語，冷說熱嘲鬧得溥儀當衆下不了台。

文綉不是傻瓜，她明知道，倘若在這種三人相值的場合，任由婉容佔盡了上風，個性荏弱的

溥儀，就只有委曲求全，一切都順着婉容的性子。久而久之，習慣成了自然，那婉容就會整個兒的控制住溥儀，不容他再跟自己接近了。認真到了這麼一天，文綉就等於被打入冷宮去了。所以，三者之間的神情反應，言詞態度，都變成了極其尖銳的鬥爭。文綉抱定了背城借一，哀兵必勝，「退後一步即無死所」的心理，她唯有起而抗衡，少不了在受不住時，也要反唇相譏，回敬幾句。

文綉身爲妃嬪，胆敢和皇后頂嘴，對皇后搖舌鼓唇，絲毫不讓。在婉容看來，只這便是犯了大不敬之罪。她爲了保持皇后的尊嚴，心目之中「一人之下，萬萬人以上」的地位，當然不能裝聾作啞，輕易放過。因此，她更「理直氣壯」的加以呵責，駁斥。婉容必欲壓倒文綉，文綉寧死不願爲婉容所制。當雙方唇槍舌劍，鳴鼓而攻；兩個年青的后妃鬧得天翻地覆，不可開交，最倒霉的，自是夾在當中的皇帝了。

妻妾不和，鬧到最嚴重的時候，溥儀左右爲難，焦頭爛額，竟會憤憤然的說出：「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可見三者之間安然相處殆已絕望了。

然而，分明是婉容佔盡了上風，實則婉容猶仍在滿腹牢騷，悵恨無窮。於是，便有侍候她的太監、宮女，慫恿她去求神問卜，甚至於請仙扶乩，問問溥儀是否真的喜愛文綉，她曾求到了如下的一則乩詞——

「吾仙師叫金榮氏聽我勸，萬歲與榮氏真心之好，並無二意，榮氏不可多疑。吾仙師保護萬

歲，榮氏後有子孫，萬歲後有大望。榮氏聽我仙師話，吾保獲爾的身體。萬歲與端氏並無真心真意，榮氏你自管放心好了。」

以上乩詞之中，「金榮氏」係指婉容，端氏則指文綉，萬歲：——那金榮氏與端氏相爭的萬歲當然是指宣統皇帝溥儀了。

妃子要跟皇帝離婚

既不能和平相處，相安無事，那就只有出諸分道揚鑣之一途，自小受過三從四德舊式教育，年方及笄，即已開始過宮闈生活的文綉，終於在忍無可忍，全盤絕望之餘，毅然決然的走上了下堂求去的這一條路，她排除萬難，不顧一切的向溥儀提出了離婚的請求。話一出口，真是吓了溥儀以及故宮中人大一跳，這才是破天荒，從無先例，駭人聽聞的咄咄怪事，妃子要跟皇帝離婚，連故宮中的元老重臣都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

了。

淑妃求去的意念非常堅決，口頭請求之不足，更進一步的向天津地方法院提出了訴願。紙包不住火，花邊新聞終告揚揚沸沸的傳開，這在當年猶仍是轟動一時，騰傳中外的奇聞奇事。消息傳出，報章競相揭載，街頭巷尾口耳相傳，人人都在以莫大的好奇，注視此一事件進一步的發展。

文綉在跟溥儀鬧離婚，婉容却還在口口聲聲的埋怨她不得自由，將自己比做「得入御園，受恩俸豢養」的野鹿。爲此她還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哀苑鹿」，茲誌其全文如下：

「春光明媚，紅綠滿園，余偶散步其中，遊目騁懷，信可樂也。倚樹稍憩，忽聞圍鹿，悲鳴宛轉，俛而視之，奄奄待斃，狀殊可憐。余以此鹿得入御園，受恩俸養，永保其生，亦可謂之幸矣。然野畜不畜於家，如此鹿在園內，不得其自由，猶獄內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莊子云：『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不願其死為骨貴也。』」

自比為不畜於家的野畜，自比為猶獄內之犯人，「不願其死為骨貴」，由此可知，皇后婉容內心裏的怨對有多深了。

文綉要求離婚，終於達成願望，那是因為溥儀和故宮中人，由於顏面攸關，不想把事態擴大。從而央人從中斡旋，先則雙方互願在天津地方法院結案，再從事「和解」，其結果是按文綉所索的贍養費五萬元，打了個六折，由溥儀付給文綉三萬現大洋，就此結束了夫妻的關係，文綉黯然的遷出了溥儀的津寓。

離婚以後的文綉，又在精神和物質上受到頗大的打擊，報章輿論對於她勇敢的決斷，頗不諒解。在報導此一聳人聽聞的離婚事件時，字裏行間，流露出對她的不滿。認為文綉，出此「下策」，完全是受到她娘家人的挑唆，目的在於攪得一筆可觀的贍養費，除此以外，她娘家的人更是不值她的作為，至於她拿到手的贍養費三萬元，在付過律師費用以後，再由中間人剋扣，娘家的人

挪用，親戚朋友藉機「告貸」，所剩下來的數目，已經寥寥無幾了。

更令她難過的，是她的一個哥哥，在天津商報上，發表了如次的一封信：

「我家受清帝厚恩二百餘載，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云遜帝對汝並無虐待之事，即果為虐待，在汝亦應耐死忍受。……汝隨侍遜帝，身披綾羅，口饜魚肉，使用僕婦，工資由賬房開支，購買

物品價亦由賬房開支，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費。試問汝一閨閣婦女，果有何不足？縱中宮（按指皇后婉容）待汝稍嚴，不肯假以辭色。然抱衾與裯，自是小星本份，實命不猶，抑又何怨？……」

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這一位勇敢的妃子，終於一生不會再嫁，她以一名小學教員終其生，民國三十九年大陸淪陷後，她病逝於天津，仍舊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訂價台幣肆拾元預約叁拾元預約延期至九月卅日止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定價台幣肆拾元預約叁拾元因增加篇幅預約延期九月卅日截止同日出書。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